

明儒學案

冊三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5

明儒學案卷五十六 諸儒學案下四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     |     |     |     |
|-----|-----|-----|-----|
| 劉秉楨 | 熊榮祖 | 蕭北柄 | 李真實 |
| 徐北瀾 | 周聯慶 | 熊繩祖 | 熊育鏞 |
| 熊繩祖 | 熊育鏞 | 熊繩祖 | 熊育鏞 |

重刊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黃道周字幼玄號石齋福之鎮海衛人家貧時時挾策遠遊讀書羅浮山山水暴漲墮澗中溯流而入得遇異人授以讀書之法過目不忘登天啓壬戌進士第選庶吉士散館補編修即以終養歸尋丁內艱負土築墓終喪丙舍崇禎庚午起原官小人恨錢龍錫之定逆案借袁崇煥邊事以陷之下獄論死先生抗疏頌冤詔鑄三級陞辭因言易數皇上御極之元當師卦上九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以諷首輔温體仁削籍爲民丙子起右中允上言慎喜怒省刑罰卽如鄭鄮杖母之獄事屬曖昧法不宜坐奉旨切責丁丑進左春坊左諭德大學士張至發選東宮官屬不及先生楊廷麟等之直講讀者以讓先生至發曰道周意見不無少偏近日疏三罪四恥七不如有不如鄭鄮

之語蔑倫杖母明旨煌煌鄭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爲元良輔導乎給事中馮元飈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戊寅進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上御經筵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先生對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始堪任用近來人才遠不及古況摧殘之後必須深加培養上又問對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講形勢要害浪言勦撫隨寇團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寧錦三協兵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以供勦寇之用也未幾楊嗣昌奪情入閣陳新甲奪情起宣大總督方一藻以遼撫議和先生具三疏一劾嗣昌一劾新甲一劾一藻七月己巳上召先生至平臺問曰朕自經筵略知學問無所爲而爲之謂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疏適當枚卜之後果無所爲乎對曰臣無所私上曰前月二十八日推陳新甲何不拜疏對曰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劾疏以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矣臣所惜者綱常名義非私也上曰知爾素有清名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唯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不受餽遺此可爲廉未可爲清也對曰伯夷全忠

孝之節孔子遂許其仁上以爲強說嗣昌出辯曰臣不生於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辭而明旨敦迫甚至臣父而在且不敢自有其身況敢有其子乎道周學行人宗臣實仰企之今乃謂不如鄭鄭臣始太息絕望鄭之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鄭何言綱常耶先生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鄭上責其朋比對曰衆惡必察豈得爲比先生又曰古人對仗讀彈文嗣昌身爲大臣理宜待罪豈得出而角口於是嗣昌引退上曰爾不宜誹謗大臣對曰臣與嗣昌比肩事主何嫌何忌而不盡言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唯以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孔子之誅今之人率多類此對曰少正卯心在欺世盜名臣之心在明倫篤行上以褊激恣口叱之去先生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適爲佞口先生又爲上辯忠佞者久之上怒甚然亦奪於公議止謫江西布政司知事蓋上素知先生清苦無私第三疏在枚卜之後小人中之者謂當枚卜之時隱忍不言睥睨宣麻宣麻不得由是發憤耳上入此間亦遂疑先生平生言行之出於僞也先是五月間先生草劾一藻新甲二疏俾長班投會極門長班恐疏上必敗枚卜乃駕言會極門中官索錢先生無以應至會

推旨下長班絕望始並投三疏故小人有此揣摩彼小人之識見亦猶夫長班之識見也庚辰江西巡撫解學龍疏薦地方人才謂先生堪任輔導上怒其朋比逮先生及解撫廷杖之下刑部獄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涂仲吉上書頌先生皆廷杖先生在獄中同獄者多來問學偵事者上聞詞連黃文煥陳天定文震亨孫嘉績楊廷麟劉履丁董養河田詔上使鎮撫司雜治之連及者既不承至有戟手而詈者諸人皆返刑部而先生改下北寺當是時告訐公行小人創爲福黨之說以激上怒必欲殺先生而後已司寇劉澤深擬烟瘴遣戍再奏不允宜興出山天下皇皇以出先生望之辛巳十二月戊辰州衛一日上御經筵嘆講官不學宜興進曰惟黃道周識雖偏而學則長次輔蔣八公因言道周貧且病乞移近戍宜興曰皇上無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道周有學便可徑用何言移戍上笑而不言既退卽御書原官起用未上而京師陷南渡起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尋以祭告禹陵出棲遲浙水國亡之後奉思文入福遂首政府是時政由鄭氏祭則寡人賜宴大臣鄭氏欲居第一先生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相與爭執鄭氏辭屈嫌隙遂成先生視鄭氏殊無經略之志自請出關然不能發其一甲轉其斗粟徒以忠義激發旬月之間揭竿

雲集先生親書告身獎語給爲公賞得之者榮於語敕從廣信抵衢州爲其門人所給至婺源明堂里見執繫尙膳監絕粒十四日不死引磬又不殊丙戌三月七日兵解年六十二先生深辨宋儒氣質之性之非氣有清濁質有敏鈍自是氣質何關性上事性則通天徹地只此一物於動極處見不動於不睹不聞處見睹聞著不得纖毫氣質宋儒雖言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畢竟從夾雜中辨別精微早已拖泥帶水去也故知先生之說爲長然離心之知覺無所爲性離氣質亦無所爲知覺如此以求盡性未免易落懸想有先生之學則可無先生之學尙須商量也

### 榕壇問業

千古聖賢學問只是致知此知字只是知止試問止字的是何物象山諸家說向空去從不聞空中有個止宿考亭諸家說逐物去從不見卽事卽物止宿得來此止字只是至善至善說不得物畢竟在人身中然繼天成性包裹天下共明共性不說物不得此物粹精周流時乘在吾身中獨覺獨知是心是意在吾身對照過共知共覺是家國天下世人只於此處不明看得吾身內外有幾種事物著有著無愈去愈遠聖人看得世上只是一物極明極親無一毫障礙以此心

意澈地光明纔有動處更無邪曲如日月一般故曰明明德於天下學問到此處天地皇王都於此處受名受象不消走作亦更無復走作那移去處故謂之止自宇宙內外有形有聲至聲臭斷處都是此物貫澈如南北極作定盤針不由人安排得住繼之成之誠之明之擇之執之都是此物指明出來則直曰性細貼出來則爲心爲意爲才爲情從未有此物不明可經理世界可通透照耀試問諸賢家國天下與吾一身可是一物可是兩物又問吾身有心有意有知夢覺形神可是一物兩物自然豁然摸索未明只此是萬物同原推格不透處格得透時麟鳳蟲魚一齊拜舞格不透時四面牆壁無處藏身此是古今第一本義舍是本義更無要說亦更不消讀書做文章也○問前說萬物一體未免是籠統說話周程說敬延平說靜唐虞說中此中皆不著一事一物如要靜觀未發氣象又放不得胞與源頭某云賢說極好未發前不看得天地萬物已發後必爲天地萬物所倒此處格透縱有蔽虧是天地萬物影光相射○問時時守中與時措之宜是一是二某云聖門喫緊入手處只在慎獨自不覩聞自未發以至已發隱微顯見何時離得中字何時分破得中字聖門不把和字硬對正是聖明明眼明手如小人便要通方隨時變化以此於



中庸上看粗了○大抵戒慎則時時做得不戒慎則時時做不得擇乎中庸不能期月者畢竟於隱微去處工夫不到隨他說時中變化我只管是刻刻獨知再勿隨他橫生手脚○人心頭學地須積精而成如一片日頭晃赤赤無一點昏昧團團天中只一片日子日北則晝長氣熱萬物皆生日南則晝短氣寒萬物皆死觸鹵而出則爲雷霆迫氣而行則爲風雨餘光所照以爲星辰餘威所薄以爲潮水爆石爲文融金爲液出入頂踵照於心繫如此世間無一物一事不是日頭串透人生學問精誠常如此日然後能貫串六虛透徹上下千里萬里無有障隔如此便到十世百世更無芥礙不如此雖杵針鐵線穿鑽不來何況鋼城千重內外○問上下四方覆仰圓成如何說一矩字既是矩字如何貫去某云此事只有管仲曉得曾參用得管子云大圓生大方大方生規規生矩矩自四方從大圓中五變出來生人生物生四肢百節禮樂疇象無人曉得顏子問目夫子把四勿與他板板整齊他人一毫用不得曾子以忠恕兩字代之漢初儒者把大學中庸置禮書中是聖門奧義今人抽出以爲心學如一方甄磨作圓錢又於矩中再變回去是樂律中自黃鍾子聲五變之後再起清音也古人爲學立一字有千種奧義追尋將來所以發憤爲得

不厭今人爲學極好是賣弄得去所以自家亦厭薄了今如賢看到  
矩字此是管子所謂大圓初生時如一印璽千聖相傳尙有手法孟  
子所謂巧力一聖難傳譬如一物渾圓勾而股之此之謂絜絜是絜  
而使方一物四方率而圓之此之謂率率是率而得圓一物方圓徑  
而通之此之謂貫貫是貫而得一聖人只此三法提挈天地裁成萬  
物舉其形迹似云準繩規矩推其巧力便是掙搏兩造創立精光三  
千年來無人解得但恐言之又生許多口涎費人砭剝不如涇涇大  
家看四書去也○問性體穆然無思無爲中庸便說戒慎恐懼此是  
後天存省之功是先天流行之體某云人須曉得人不是天性不是  
道人若是天便亦蒼蒼茫茫遠無紀極性若是道便亦隨人函裹宏  
闡不來所賴聖人居敬存誠時時看得人卽是天性卽是道所以禮  
樂文章節次生來成個變化昭明外道大錯只說天字更不看地看  
人更不知天上日月星辰如何安頓天上有個日月星辰人面上有  
個耳目口鼻只此便須戒慎豈得無思無爲如是未生以前何消探  
討程伯子所云極上更不須說也成周盛時公卿士夫個個知學如  
頌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雅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子乃云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吾儒著眼只在各正不已中間未

到於穆變化上去切勿云毛髮骨節俱是虛空也○問中庸以性明道揭一誠字卽如老氏所謂其中有物者窈冥之內信有此物則玄素所求差別不遠如何刊落兩家且如所論退藏寂感何思何慮難道無存省流行之別某云洗心退藏此中更爲何物寂感遂通此外亦有何物只如懂懂往來此時戒懼已爲晚矣人身自牀几上下何處不空頂踵豎來何處不實空實兩事切不須說只看日方出地上萬象昭明雷在澤中萬物宴息泛泛說虛中寶藏猶入古廟中見鳴蛙以爲精怪也如是至誠人只管肅衣冠一揖而退耳○讀書人莫苦紛囂莫喜空寂只是不驕不詔不淫不濫如駕安車導坎過橋常覺六轡在手雞犬放時亦在家園何須建鼓○問聖門之學不過博文約禮如是三千三百之禮包舉詩書夫子自少到老定奪不盡如是無文之禮此是入手便當尋求豈容留爲後著某云覽看一部禮記纔信得儼若思抑先信得儼若思然後去看一部禮記耶真讀書人目光常出紙背往復循環都有放光所在若初入手便求要約如行道人不睹宮牆妄意室中是亦穿窬之類也○聖門體道在鄙夫面前說孝說弟說敬說誠說仁說義得了一個個貫得只是學便不同也如要學孝學弟學敬學誠學仁學義亦何處貫串不得試問

諸賢周公仰思待曰夫子發憤忘食此豈謂恕字擬議不透耶讀書人再不要傍聲起影如夢蕉鹿無一是也○問一是何物多是何物多一相生又是何物易曰動貞夫一此一字與貞觀貞明何處貫串某云凡天地貞觀此是氣象凝成在學識中做體幹自在日月貞明此是精神所結在學識中做意思回環有此兩樣理義萬千費千古聖賢多少言論唯曉得兩極貫串貞一而動天地日月東西循環總此一條走閃不得四顧星河烟雲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是要約○問如此體會猶在太虛空際如何探討自家消息如要事物物求個太極雖舌敝齒落做不得學識漢子如何會到一貫田地某云賢看兩極果落空虛天地日月何由不能傾倒須信兩極只是一條控持天地轆轤日月觀是此觀明是此明不須就他顯求形象細認聲香○問如此看一貫到有一物貫串中間如轂之與輻四旁中央等是一物何由能得終古無敝萬物同原某云吾生在天地中間盡天地中事何須怪天地有物也○問陰陽變化離不得多二五緼縕說不得一生初既不須說復命又不容談何苦於一多上往反辨析譬如西銘數行該括許大曉得此意亦省多少言語豈有聖門諸賢當日未解西銘意思也某云西銘極好然如一詩六義春秋

三微禮樂五起中間變現千億無涯如何包裹得住籠統話再勿說  
如且學識看他後來終是緩綆穿石如要把柄體會詩書終是傀儡  
線子也○問此道只須靜觀久當自徹古人嘗說外照終年不見一  
身內照移時能見天下聖人學問只是致知致知前頭又要格物如  
看萬物果是萬物此與未嘗格物有何分別如看萬物不殊一物此  
知豈復萬物所量譬如鏡子十分光明自然老來老照少來少照豈  
必豫先料理面孔耶某云從來論說唯有此徹聖人一貫只是養得  
靈湛看得無限名象從此歸游首尾中間同是此路如信得盤古世  
界便有詩書亦信得周公制作初無文字也只爲此處浩瀚落空要  
原本擇執與人持循便說天下言無多子行無多子使天下文人回  
頭捫心與初讀書人了無分別耳○問學識原頭果是格物此物條  
貫初甚分明聖人教人先知後慮如此知字定是不慮之知若知便  
有慮便膠擾一番何由靜定得來想此止字卽是靜定本領知字卽  
是靜定法門靜定生安靈晃自出百千學識俱從此處發亮銷光也  
某云累日來說此唯此說得透一貫如大法樹萬葉千枝不離此樹  
學識如花葉隨風映日不離初根卽此是本末一貫不爲鳥語蟬啼  
所亂問此一貫處初不說出本末既有本末是一樹身如何貫得萬

樹且如格物物格可是就身心意知看出家國天下纔有下手抑是  
把情性形體與飛走草木揉做一團纔有識路也某云只要知至知  
至者物不役心知不至者以心役物貫不貫在此○問教卽學識性  
卽一貫教不過明性學識亦不過明一貫而已中庸稱誠明合體此  
明字與博聞強記殊科何不直就誠處教人下手翻說學識令人終  
身在言語文字上推求某云不說言語文字安得到無言語文字上  
去譬如一性便有二五氤氲健順保合千聖萬賢詮譯不透莫說无  
妄兩字空空貫串便與天命相通也○某少時初到郡中在張太沃  
齋頭蔣先輩以冊使抵家一日過訪便問山下有天取象大畜如何  
講論某時空疎但以臆對云山下有天想是空洞如乾與咸合成玄  
谷以此興得寶藏應出神聲如是實然亦生成一物不來把前言往  
行藏在何處先輩亦謂有理及後歸家見輔嗣舊說云天降時雨山  
川出雲此便是大畜之象爲此慚懊至於累日今見人講論輒想此  
語見有學問處便想此事如精氣自是山川游魂自是雲雨山川不  
變雲雨時興入與鬼神同是一物夢寐云爲同是一變邈他源頭精  
游之際學識同歸若條段看去精氣亦貫得游魂也易說尺蠖龍蛇  
同是精義莫於此處分人分鬼曹秋水說鬼神聽人猶人聽鳥只此

兩語十倍分明○吾人本來是本精微而來不是本混沌而來如本混沌而來只是一塊血肉豈有聰明官竅如本精微而來任是死去生還也要窮理讀書夫子自家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又說不知老之將至一語下頭有此三轉如是爲人自然要盡人道如是好學自然要盡學理孟子說盡其心者只是此心難盡每事只領三分知不到好好不到樂雖有十分意量亦只是二三分精神精神不到滿天明月亦是襍被身意量欲窮四處雷霆自有一天風雨切勿說雲散家家春來樹樹也○性道與仁如何言說鼓舞不倦只是文章孟子亦說樂善不倦古今多少聖賢不敢於江漢源頭酣歌鼓掌奈何動指蚤虱以爲車輪也○諸賢都問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中間實指何物某亦未嘗分註子貢有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既有好古敏求四字豈患空岐錯下心目○問孔顏得力發憤忘食是何事欲罷不能又是何事不過此一點知光包天括地自家本性與萬物相盪併力趕上教休不休工夫淨時覺日朗天空任飛任躍無論敏求博約俱著不得自有一段活潑的地孟子說萬物皆備反身而誠正是知至的光景今人不識致知入門空把孔顏樂處虛貼商量無論拾級循途不得卽兀坐靜參亦不得也某云如賢

說都不須疑難昔湖州問程叔子直以誠正立論於此知字尙隔一層伯子見濂溪重證所學亦未嘗一口道破今日說是性光無量與萬物相映從此更尋實義不落慧空始信由肱蔬食不是黃蘗數根弄月吟風亦不在頭巾話下也○天命兩字如何是命之於天率性兩字如何是率之於人天人中閒承接一路有覺有知果是何物從此推求覺造化之跡二氣良能皆是誤認了○問齋明盛服算得未發大本抑看作已發達道耶某云此處喜怒哀樂都無著處直是掬搏天地屈伸萬物宇宙形聲一出一歸了無覓處算作陰陽頭腦極處藏身○上知下愚俱是積習所成積習既成遷改不動如他性初何曾有上知下愚之別○問致知格物物不曲不直易稱龍蛇之屈精義入神禮稱物曲本天殺地鬼神體物聖人曲成正在此勾萌處實實致力此處隱微未顯未見然到顯見却無復致力之處正在獨知處衷曲自語事事見得自己不是有一兩處鬱萃未達盡力托出便是誠明路頭○克治與存養非有兩樣工夫○此道初無繆巧但就日用平實細心今看夫子言終日言造次顛沛富貴貧賤是何等平實何等綿細更要想他前頭便是懸空理會也○問陽明先生云致知各隨分量所及如樹有些小萌芽只把些水灌溉不要浸壞了



他論此良知根芽與草木不同落地光明貫天徹地聖愚之分只有保喪而無增減豈有只此端倪怕人浸灌的道理某云說則如此說何嘗見有良知落地光明陀陀爍爍也學者如提燈燈亮時自謂眼力甚明燈滅時雖一身手足亦不能自信也要須學得此光與日月同體低頭內照不失眉毛○賁者仁之色素者仁之地也有此素地隨他繪出富貴貧賤患難造次顛沛如一大幅山川草木鳥獸蟲魚屈折動靜姿態橫生只見可樂不見離異耳學人無此素心便每每出位出位者如借人倩盼作我笑目纔動此想便是哇淫○問性從心生中庸言性不言心此何以故人身中靈覺便是天又說知性了纔知天此中豈有分別乎某云盡處則無分別若不盡者勺水海性隙照天光終難說得分明也有意思人再勿傍影起形牽扯字義○問紫陽云知性卽窮理之事窮理便向外去知性祇從中尋此理如何理會某云紫陽學問得力在此自濂溪以來都說性是虛空人受以生耳紫陽始於此處討出二五合撰事物物皆從此出如曉得事事物物皆稟於天自然盡得心量盡得心量自然性靈無遺○問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此語如何某云橫渠不作此說作此說者猶程門氣質之論耳橫渠云氣質之性君子不謂性也又云海結爲